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34/82
S/13080

14 February 197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

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四年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我愿以阿拉伯集团一九七九年二月份主席的身分，代表本集团附上一九七九年二月七日《华盛顿邮报》刊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以色列施加酷刑的传闻，情节骇人听闻”。

如蒙将此信和所附文章作为大会题为“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项目下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不胜感谢。

常驻代表

大使

哈泽姆·努赛贝赫 (签名)

79-03916

附 件

一九七九年二月七日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以色列施加酷刑的传闻，情节骇人听闻”

《华盛顿邮报》记者

爱德华·科迪

二月六日，芝加哥——埃利亚斯相信，对于国务院在一九七九年人权报告中所说的“虐待情事”，他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说，在被占领的西岸被以色列审讯人审问、殴打和酷刑一个月之后，他学到了这个教训。

以色列方面一口咬定，以色列法律禁止审讯人施加暴行，违犯者将受惩罚。埃利亚斯不同意这一点。

按照他的叙述，他对这方面的认识是这样开始的：一天清晨一点钟左右，三个以色列安全人员，闯进他家的房子，街上还布置了装甲车辆和士兵；他们把他的双手倒绑在背后，推进一部大型吉普（Land Rover）的后坐，让他扒在地上，然后就开始到监狱去了。

他说，事情结束是三十天以后的事——他们有两次把瓶子塞进他的肛门；两次把他赤裸裸地吊在所谓的“肉类贮藏间”，双脚离地，双手绑在墙上的铁勾上，然后审讯人就在他的背上、腿上、生殖器上抽打，还挤压他的睾丸；最后，他撑不下去了，便照着审讯人问的话招认了，“为的只是使我的身体站在地上”。

在一次访问中，他说：“人是血和肉做的，”他转过脸去，神经质地笑了一下。“他们要我說什麼我都说了”。

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曾拍回两份密电，向国务院报告了29宗发生在耶路撒冷以及被占领的西岸的关于以色列审讯人虐待的案件，埃利亚斯案件就是其中之一，报告中表示，以色列安全人员可能经常对阿拉伯政治犯刑求逼供。

上述报告是关于以色列在占领区内的行为的长期争论的新内容。自从在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中，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了领土控制权之后，这种阿拉伯指控暴行—以色列加以否认的争论就成了激烈的中东辩论的一部分。

而发自耶路撒冷的两份电报——第一份是在去年五月，第二份是去年十一月—却是在美国的正式外交报告中提出有可能发生有计划的虐待问题的第一次。

以色列一向对这类指控极为敏感，特别是因为这个国家最初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逃避纳粹德国暴政的一个避难所而产生的。一九七七年，《星期日太晤士报》采访组作了一连串报道，指出巴勒斯坦人确实遭受着酷刑；以色列发言人忿激地加以否认，反控英国记者违反了新闻道德。

找到三个巴勒斯坦人

为了证实外交电报中的报道，于是设法找到了三名最近移民到芝加哥地区定居的巴勒斯坦人，其中之一便是埃利亚斯。三人中两人被确定触犯为以色列法律所禁止的参加巴勒斯坦组织的罪行，被处有期徒刑；第三人则因同样罪名被处五个星期的行政拘留。在同他们三人分别作出的长时间的谈话中，他们把告诉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亚历山德拉·约翰逊先生的话又重复一遍，并详细回答了询及的具体情况，但他们坚持表示对他们提出的控诉都不是真实的。

以下称呼只用各人的别号或姓名简称，因为他们恐怕留在耶路撒冷或西岸的亲戚会受到报复。

现年28岁的埃利亚斯回忆说，一九七四年四月，他被带到耶路撒冷以南约18英里的一个西岸小镇希布伦的审讯中心，几小时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将要面临的遭迁有了很快的认识。

一个操流利阿拉伯语的以色列审讯人用拳头打他的胸部和背部，然后，把一根火柴棍放在桌上，问他是什么。

“我说是火柴棍。”埃利亚斯叙述说。“他说，‘不对，这是坦克。’我说不是，那确是火柴。他就打我，又说，‘不对，’‘这是坦克。’”

经过了一个月的暴行和侮辱，其中约一半时间是被关在一个三乘六英尺的铁制隔离间内，唯一的开口是门上的监视孔；埃利亚斯说，经过这段时间后，他已不再坚持火柴不是坦克了。他说，到那时，审讯人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火柴棍就是个坦克。他加入了一个非法的巴勒斯坦组织。他散发过攻击以色列的小册子。他接受过使用炸药的训练。

埃利亚斯说，从最初的反抗到最后的屈服，他受到大约15次审问。审问时间曾打他的生殖器，两次塞了瓶子，两次被吊在“肉类贮藏间”内，第一次两小时，第二次三小时，有一次用冷水浇他，然后丢到他和其他难友叫作“囚笼”的隔离间内，让他冷得发抖。

他又说，有一次还威胁说，以色列安全人员要把他尚未结婚的妹妹关进监狱。还有一天是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审讯中心，丢在铺了尖锐的突起物的地板上，使他全身痛楚。

有一次是先把他和另一个囚犯关在同一个囚笼里，那个囚犯说他刚刚受过电刑。

“我扶他躺在笼子底下”，埃利亚斯说着，又神经质地笑了一笑。“他两腿颤抖，不能打止。”

埃利亚斯认为，他受到的虐待是很典型的，凡被认为进行政治或恐怖活动，反对以色列对西岸的十二年军事占领的巴勒斯坦人都会遭到这种待迂。

两周的审讯

阿布·拉德是一名二十二岁的耶路撒冷居民，他说他仍然感到腹痛、消化不良和右腿抽筋，这些都是两周的审讯造成的。审讯大部分是在耶路撒冷俄人院第6号房进行。该院原来是以色列政府使用的俄罗斯东正教朝圣中心。

他说，他的灾难开始于一九七五年四月，那时身着便衣的以色列安全人员在凌晨二时敲打他家的门窗，惊醒了居住在那里的十来口人，在搜查了房子之后，蒙起他的眼睛把他带走了。

根据阿布·拉德的记忆，在俄人院的审讯中心——“第6号房是最坏的”——几名审讯人员开始问他关于参加巴勒斯坦游击队，私藏武器和受训以及参与恐怖活动——如攻击以色列巡逻队——的情形。

“他们说，一些朋友控告我。”他到美国以后，一直住在他兄弟家里，这是他在他兄弟的家里的一次谈话中提到的。“他说，把衣服脱掉。我把衬衫脱了。不够。我就脱得一丝不挂。他们嘲弄我了好一会，然后他们开始打我，还打我的睾丸。”

他说，这是许多次审讯的第一次。有时一天八次，有时每隔几天一次。

审讯人都有阿拉伯或美国名字的绰号。他说，阿布·阿布德看来象伊拉克人；阿布·贾米尔看样子可能是摩洛哥人；约翰尼则可能是一个短小精干的欧洲人。

他最记得阿布·阿布德，有一次从抽屉里拿出一根约一尺长的钢缆，外面有橡皮包着，来打他的肚子，一直打到他嘴里滴血。他说，他最记得阿布·贾米尔的是，他曾从他的背后由两腿之间伸手过来紧捏他的睾丸。约翰尼和别的人则多半是用拳头打他的耳朵、太阳穴和身体，一边叫着：“招供！招供。”

阿布·拉德说，一名没有参加过早先的酷刑拷打的审讯人说，他要取得一份认罪的口供，因为“我需要一颗星”，而其他的人则剥掉他的衣服，把他架到墙边摆

好被搜的姿式，然后从背后用棍子打他的两腿和生殖器，直到他倒在地上，右腿不听控制地颤抖。

他说，“我记得当时在下雨。他们把我带到外面，让我使用我的腿。

关于全家的档案

审讯的问题也包括家人和朋友的活动和下落。“他们作了一份全家的档案，”阿布·拉德说。他的兄弟也被关起来了。“他们问，谁是你的兄弟，谁是你的姐妹。他们把你一生的经历全部写下来。

阿布·拉德说，在审问的第三、四两周，情况有一些改善。那时他已经承认是法塔赫的成员。法塔赫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以贝鲁特为基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最大游击队组织。

“我完了。”他说。

萨米赫是贝鲁特美国大学一九七三年的毕业生，也见识了阿布·阿布德、约翰尼和阿布·贾米尔。他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捕的，他因为被控属于一个由纳耶夫·哈瓦梅赫领导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阵线——而被带到俄人院审讯。

萨米赫说，在他实际受审的十二天里，有九天他都受到殴打，或者是打他的耳朵和太阳穴，或者是踢他的生殖器，或者是用橡皮包着的钢缆打他的头部。他说，有一次，他被强迫举着一张椅子单脚站立，根据他的记忆，他大概站了45分钟。

萨米赫说，审讯人对他说，他们知道他属于民主阵线，因为他们有一张照片，其中显示他曾进入该游击队在贝鲁特的总部。此外，他还记得，他们对他说，当以色列突击队于一九七四年突袭几名巴勒斯坦领袖在贝鲁特的家时，他们得到的民主阵线的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

与其他两人不同的是，萨米赫没有招供。在审讯了一个月以后，他被处行政拘留五周。伊莱亚斯被判入狱几个月，假释五年。阿布·拉德则被判入狱一年半。